

编者按

立秋后,天气渐渐凉爽,雨水也会多起来。虫鸣依稀透长夜,人生万事一梦中。夜阑枕上听雨,知天地有情,万物有灵。听雨,听的是一种心境,胸怀天下者,能听出稻香蛙鸣音,听出金戈铁马声;诗情画意者,能听出芭蕉分绿竹映窗,听出秋风萧瑟草木凋。本期以听雨为题,精选两篇散文,以飨读者。

夜听风雨声 枕上多情思

听雨趣事

■ 邹龙权

回上津老家,陪八旬老父亲坐在堂屋里聊天。边聊陈年旧事,边听瓦楞上哗哗啦啦的雨水声。雨点打在瓦片上,大雨嘈嘈,小雨切切,细雨沙沙;雨点打在芭蕉上,时而咚咚,时而啪啪,时而哗哗;雨点打在门前荷塘,冒出一大片大大小小的水泡,各种唼唼声、咕咚声,还有点怪怪的。

城市楼高远离风雨声。在城市住久了,多年未听到这样亲切的雨点声了,备感村里土地味道清新,有一种“一蓑烟雨湿黄昏”的诗情画意。

雨点声声,唤起了许许多多的童年趣事。可父亲说,过去种庄稼遇上大雨、连阴雨可没有那么诗情画意。天早久了盼甘霖,雨下大了又盼天晴,风调雨顺的日子实在太少了。尤其是下暴雨的时候,不是担心房屋、庄稼被冲毁,就是操心抢场来不及,粮食被淋湿长霉。不像现在有吃有喝有好房,日子过得悠闲,刮风下雨不着急了。

他还讲了一个当年抢场的一个有趣故事。那年夏天天气闷热,大人们晚饭后在院子里纳凉讲古今儿,小孩子们都睡在门板、石板、席子上。突然哗哗一阵大暴雨来临,那时粮食太珍贵,大人们忙着先去抢晾晒的粮食,再抱小一点的孩子回家。等到抢场完毕,孩子们都抱上床,还数了数,六个人一个不差。正准备找毛巾擦一下身上雨水,突然听到外边还有啼哭声。原来是情急之下错将邻居孩子抱回家里,却将你丢在外边雨地中了。

我也讲了一个有趣的下雨故事。当年在郟阳区分管农业期间,有一年四季连旱,库塘干涸,树木庄稼大片干死。更要命的是水窖见底,老百姓没水吃,连牛都渴疯了。那段时间我特别关注天气预报,每天都期盼下雨。只要有一丝云彩,就安排打增雨火箭炮。但是,每次没下几滴雨就停了。一天,天气预报形势很好。我迅速安

排好增雨作业,又忙着处理完手头的工作,回家时又疲又困,就呼呼倒头大睡。睡到半夜迷迷糊糊听到起大风了,还扯起了闪电。风声雨声如期而至,真是春夜喜雨。虽然又困又乏,一夜还是半迷半醒了好几次。根据风雨声,我估算着这场降雨至少有个三四十毫米,墒情应可缓解,部分山沟可能会有水流,群众吃水难题可初步缓解。甚至,还想象如杜甫《春夜喜雨》般的兴奋:“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。”由于想象太美好,迷迷糊糊时醒了。早晨正在美梦之际,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我起床一看,楼上水管不知几时爆了,顺着阳台哗啦啦流了一夜。我的室内水深几寸,连拖鞋都漂起来了。原来是夜间刮了风、响了雷,楼上水管应景似的漏了一夜。一夜喜雨一场空,还将楼下新装的房屋给淋了个落汤鸡。为此,与楼上楼下协调处理了一点小纠纷。

告别父亲,告别老家的风雨,当日驱车从上津返回,和朋友夜宿关防乡沙沟村村民宿里。沙沟村是一个山清水秀的田园综合体,况且正下着春雨,更是诗意般的存在。下午随朋友游览美景太累,晚上拥着风声、雨声、河水哗哗声酣然入睡。半夜惊醒,突然听到窗外雨声还在哗哗啦啦,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我突然担心所负责工程的防汛安全,逐一打电话询问各标段,均回应没有下雨。我就放心倒头大睡到早晨,醒来听到哗哗声依然未减。我想仙河水可能会涨了,有的地方甚至会有洪灾,一想到工地安全就一咕噜爬起来。推窗一看,天早已放晴,仙河水清清依旧。原来是窗外的电动水车一夜未停,带动的水声一直哗哗啦啦。刚好朋友也开窗探看,相视一笑,都以为风雨一夜未停。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,可我竟然被春天的风雨声戏耍过多次了,更不用说夏季防汛时期了。

风声、雨声、哗哗声,声声入耳。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是“风雨不动安如山”的前题。父亲由过去一下雨就睡不着觉,现在轮着我一下雨就睡不好觉了,可能正是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公务人员睡不着觉,才让父亲们能踏踏实实睡得着了。

听雨,听的是心境,听的是责任,听的是人生。

午后刮风了,风在空中发出呜呜的怪叫。漫天都是风声,每次下雨前就会刮一阵风,风从不同方向刮来,树不由自主地往不同方向斜,能做到的便是在每一阵风后,把自己扶直。一棵树在各种各样的风中变得弯曲,再弯曲,最大限度的弯曲,你几乎可以从它沧桑躯干上的弯曲,判断刮的是南风还是北风。每次刮风都令我心生恐惧,三十年前的那次风雨最是令我恐惧难忘。

那时我家门前立着几棵高大粗壮的榆树,我们常在树下荡秋千,无论南风、北风、东风、西风都无力动摇它。那时的我太年轻,根扎得不深,躯干也不结实,那时的风每每刮起来也比现在大,担心自己会被一阵大风刮飞起来,像一棵草,一片树叶,随风千里,再在空中翻上几个跟头,等风忽地一停,重重摔下来。

我的心由此变得沉重,巨大的恐惧让我放声大哭,刚一张嘴,风狠狠地朝我嘴里灌尘土枯叶,硬生生把我的哭声逼了回去,我努力使自己牢牢扎在地上,好在我只在风中踉跄着行走,风并没有把我吹飞起来。我紧紧地左手牵着牛,右手拉着羊,牛那么大的身躯,无论风怎么吹它都纹丝不动。风里传来爸爸断断续续的呼喊声,牛“哞哞”地回应了几声,漫天尘土枯叶里,我看到了父亲的身影。父亲扛着锄头,赶着牛吆着羊回来了,我背上背着的柴也完好无损。

一阵风后,一片黑压压的云落在头顶,哗啦啦下起了雨。雨是乘着风来的,凉飕飕的,除了淅淅沥沥的雨声,再也没有别的声音。母亲找来瓷盆、水桶、瓦罐,放在屋檐下接水。凉爽的夏风从窗棂间刮进来,雨扯天扯地垂落,一条条的,一片片的,地上射起了无数的箭头,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。几分钟后,天地已经分不开,空中的河往下落,地上的河横流,成了白亮亮的一个水世界。

雨点儿落在树上,落在泥土上,落在门前的瓷盆里,滴滴答答、叮叮咚咚的声响一齐传来,我倾听着。门前汉江河里的水渐渐变成黄色,像万千奔腾的黄牛滚滚东去,河水似乎要漫过公路,冲进村落。“爸爸,涨水了!”我惊慌地指着河水对爸爸说。爸爸的脸木木的,但眼里似乎有些担忧。“没事的,小孩子家担心啥。”爸爸安慰我。

父亲母亲、弟弟妹妹都在屋子里,伸着头看雨。黄狗卧在妈妈脚边,一群鸡站在屋檐下,浑身湿漉漉的,喉咙里发出似有若无的“咕咕、咕咕”声,半眯着眼似在睡觉,又似在赏雨。妈妈拿出鞋样子在布上比划着,弟弟妹妹拿起妈妈夹鞋样子的书看了起来,我盯着眼前的雨出神,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片模糊的雨景,白茫茫的一片……我漫无目的地想着什么,也不知道脑子里想了些什么。我不看身边的人,却知道他们在干什么,我眼睛看不见现实世界的时候,心里却睁开了一双更亮的眼睛。下雨了,我终于可以不用下地劳动了。我这样子发呆,心里十分爽快,仿佛心上积满的尘垢都被一阵大雨洗干净了。人们常说“借酒浇愁”,如今我却在“借雨洗愁”了。虽然那时候还很年轻,可我骨子里带着一种先天的忧郁。

渐渐临近黄昏,父母早早开始做饭。铁锅里已经冒出煮熟的晚饭香味,挨个往摆在锅台上的七只空碗盛满了饭,我把木桌擦净,摆上七双筷子,简单的晚饭使劳累一天的家人聚在一起——馍馍、白菜,绿豆稀饭,一顿普普通通的晚饭,总是吃到很晚。父亲靠着背椅,母亲坐在小板凳上,儿女们坐在对面的长凳子上,吃空的碗放在桌上,没有收拾。一家人静静呆着,天渐渐黑了,谁也看不见谁了,还静静呆着。煤油灯在屋子里,没人去点着,也没人说一句话。雨一直下,今晚不会安静了。

夏天听风雨

■ 李青橘